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三百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戴　瑛

册府元龜卷三百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正直第二

唐魏徵為秘書監參預朝政貞觀六年太宗臨朝有誡懼之言中書令温彦博進曰伏願陛下為政若貞觀之初則無憂不太平矣太宗曰朕其怠乎徵進曰陛下貞觀之初勵精思政從諫如流每因一事觸類而為善志

存節儉無所營求比者造作微多諫者頗忤以此為異耳太宗拊掌歡笑曰良有是夫

長孫無忌為太尉高宗將立昭儀武氏為皇后無忌屢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悦其意昭儀母楊氏復自詣無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又屢申勸請無忌嘗厲色折之帝後又召無忌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欲立為皇后卿等以為如何無忌曰自貞觀二

十三年後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帝竟不從無忌等言而立昭儀為皇后皇后以無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已心甚銜之

郝處俊為中書令高宗欲下詔令天后攝知國政與宰相議之處俊曰臣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外內和順國家以理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后臨朝

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也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為中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由是遂止

李義琰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義琰博學多識典故高宗每有顧問言多切直

劉仁軌則天初為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知留守

事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呂氏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齎璽書往京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誡復辭衰疾怪望既多迴遑失據又云呂后見嗤于後代祿產貽禍于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為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刑百辟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裨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尋進封郡公

岑長倩則天時為文昌右相天授初鳳閣舍人張嘉福與王慶之等表請立魏王武承嗣為皇太子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可更立承嗣乃與納言歐陽通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繇是大忤諸武意被斥令西征吐蕃李昭德為內史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雒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則天不許慶之固請不已則天令昭德詰責之令散昭德使杖殺慶之餘衆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

之道布在方策豈有已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爲萬代計況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悟之乃止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於雒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

格輔元為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上以問輔元固稱不可遂為承嗣所譖故及于禍

周允元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允元甞與諸宰臣侍宴則天令各述詩書中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以為語有指斥糾而駮之則天曰聞此言足以自誡豈得將為過也耶

王及善為内史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臨事難

奪有大臣之節

杜景佺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月内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佺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為災又春秋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黄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恐陛下布教施令有虧典禮又臣等忝為宰臣助天理物理

而不和臣之罪也于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
朱敬則爲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
易之兄弟所誣將陷重辟當時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
抗疏理之頗得明白麟臺監張昌宗廣集當時學者刪
補文思博要撰爲三教珠英又命畫工圖寫梁王武三
思納言李嶠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
士圖每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
魏元忠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中宗在春坊

元忠檢校太子左庶子時張易之昌宗權寵日盛傾朝附之元忠嘗言於則天曰臣承先帝顧命受陛下厚恩不狥忠死節使小人得在君側臣之罪也則天不恱易之昌宗繇是含怒

姚元崇為宰相長安四年張易之先請移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告訴元崇斷停易之屢以為言崇不納繇是改授司僕卿知政事如故便充靈武道大總管開元初為紫微令時左丞相劉幽求有女出適

諷所司舉舊例賜物元崇奏曰自神龍以來或有承恩宰相男女婚禮皆得賜物事出一時不合著例此後望停從之

袁恕己以中宗神龍初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將作大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興初恕己恐其更啓游娛侈靡之端言于帝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年歳讜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宫室營搆必務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授務廉陵州刺史

蘇瓌以景龍二年拜侍中充西京留守時秘書監鄭普思謀為妖逆瓌考訊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為帝庶人所重嘗居止禁中帝特勅諭令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俄而駕還京師瓌又面陳其狀尚書左僕射魏元忠曰蘇瓌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遂流普思於嶺外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將親祠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希帝庶人旨建議請皇后助祭安樂公主終獻瓌深非其議嘗于

御前面折欽明帝不悟竟從欽明所奏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為燒尾瓌拜僕射無所獻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二日不得食者愚不稱職罷正在臣是以不敢燒尾

陸象先玄宗先天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平公主用事同時宰相蕭至忠岑羲崔湜等咸傾附之唯象先孤

立未嘗造謁至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以保護功封兗國公賜實封三百户加銀青光禄大夫

盧懷慎開元初為黄門監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憲司按罪以聞業奏求免詔下紫微黄門重按覆懷慎與紫微令姚崇等奏曰仙童倚恃王親欺奪百姓事狀明白人人共知御史推尋實知枉濫御史若不堪信他人何必可依如更動揺恐招物議望准前狀從之

宋璟以開元四年與蘇頲同為宰相時特進王毛仲奏

看鷹人歙州別駕員外置同正員羅元讓看鷹勤勞請優與進改玄宗許之付中書門下璟頲執奏曰鷹鳥之屬畋遊所用陛下曾于苑囿之內韝紲總捐以後或存而不論未能全斷今縱備物致用不可絕無則命錄勤勞不宜如此帝曰朕在藩日先有款誠時供驅使亦不錄鷹鳥璟等曰若別緣課効誠合遷除乃奏擬右驍衛翊府右郎將員外郎同正員帝曰卿之改擬深爲折衷

韓休以開元二十一年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性方

正有萬年尉李美玉得罪帝特令流于嶺外休進曰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姦尚不能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切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依恃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甚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帝初不許之休固爭曰美玉微細尚不容伯獻巨猾豈得無罪陛下若不出獻臣即不敢奉詔流美玉帝以其切直竟從之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是仁者之勇也

裴冕為僕射平章事時李輔國驕恣日甚求為宰臣肅宗曰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但未知朝望如何輔國諷冕聯章薦己帝密語宰相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問裴冕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帝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深銜之

李峴肅宗朝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呂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峴位望稍高軍國大事諸公莫敢言皆獨决

于峴由是誣搆衒之初李輔國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民間聽察是非謂之察事忠良往往枉被誣搆俛有追呼諸司莫敢抗拒御史臺大理有重囚在獄推斷未了有牒追就銀臺不問輕重一時釋放莫有輙敢違者每日於銀臺門决天下事須處分便稱制勑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縱有勑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及峴為相叩頭論輔國專權亂國帝悟之賞峴正直事並變革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輔是深怨峴

又鳳翔七馬坊押官先爲盜刼掠平人州縣不能制天興縣令知捕賊謝夷甫擒獲決殺之其妻進狀訴夫寃輔國先爲飛龍廏使黨其人爲之上訴詔監察御史孫鎣推之鎣初直其事其妻又訴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三司訊之三司與鎣同妻又上言詔令侍御史毛若虛覆之若虛歸罪于夷甫又言伯陽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伯陽怒使人召若虛詞氣不順伯陽欲上言之若虛先馳謁告急于帝帝云已

知卿出去若虛奏帝曰臣出即死帝因留在簾內有頃伯陽至帝問之伯陽頗言若虛順旨附會中人帝怒叱出之伯陽貶端州高要尉權猷郴州桂陽尉鳳翔尹嚴向及李曄皆貶嶺下一尉鍙除名長流潘州峴以數人非其罪責重欲理之遂奏毛若虛希旨用刑不守國法陛下若信之重輕是無御史臺帝怒峴言出峴為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謂之曰李峴欲專權耶何乃云任毛若虛是無御史臺也今貶蜀州刺

史朕自覺用法寬擇木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
之只益聖德耳代宗朝復拜黄門侍郎平章事故事宰臣不
於政事堂邀客時海内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
恩詔至中書者引之政事堂上仍置榻坐焉峴屏左右
去所置榻言詞頗正
蕭復字履初德宗建中四年拜吏部尚書平章事嘗奏
言宦官為監軍豈可參軍機政事之間德宗不悦又請
别對奏云陛下自用楊炎盧杞相次秉政以致今日之

事因述君臣獻替大端今雖危急伏願陛下草慮臣方
敢當任若令臣依阿偷免臣不敢曠職時盧杞或對帝
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帝愕然大
驚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淮山南湖南道宣
慰安撫興元元年改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宣撫使先時
淮南節度陳少游首稱臣於李希烈鳳翔將李楚琳殺
節度使張鎰以應朱泚鎰判官韋皐先知隴州留後首
殺幽隴叛卒數百人不應李楚琳復使廻與諸宰相同

對訖復獨留奏曰陛下自還宫闕勲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少游將相之寄最崇首敗臣節韋臯名官最卑特建忠義請令韋臯代少游則天下明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復出諸相李勉盧翰劉從一方同歸中書中使馬欽緒續至揖從一耳語而退諸相各歸閤從一詣復曰適欽緒宣旨令與公商量朝來所奏便進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奏對亦聞勑旨然未喻聖心已面陳述上意尚爾復未敢言其事復又曰唐

虞有僉曰之論朝廷有事尚合與公卿同議今勉翰不可在相位即去之既在相位合同商量何故獨避此之一節且與公行之無爽但恐寖以成俗此政之大弊也竟不以所奏事言于從一從一奏之帝寖不悦復累上表辭疾請罪罷官詔乃許之時興元元年十月也久之以親累貶檢校左庶子饒州安置至是終年五十七復性孝友居家雍睦及登台輔臨事不苟頗為同列所嫉以故不久居位焉

李勉建中末為司徒平章事無何盧杞自新州員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事中裴高以杞邪佞蠧政貶未塞責停詔執奏遂授澧州別駕他日德宗謂勉曰衆言盧杞姦邪豈有此乎曰天下皆知奸邪而陛下不知則杞善為奸邪矣時人多云正直然自是見疎貞元二年以開州別駕白志貞為果州刺史勉及諫官等以志貞罪均盧杞不宜收擢固執之不許凡踰旬方下其詔

栁渾貞元三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先是韓滉自浙西

入覲帝虛已待之至于調兵食籠鹽鐵勾官吏贓罰鉏豪强兼并帝委仗焉每奏事或至日旰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不暇無敢枝梧者滉于省中榜吏至死渾瑊滉所引心惡其專政正色謂之曰先相公猾察（臣欽若等曰韓滉父休開元中為相）為相不經年而罷今相公榜吏于省中至死況省闥非刑人地相公奈何蹈前非行于今朝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也滉滉感悟愧悔為霽威焉及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曰志貞末吏憸人縱稱廉謹不

當頊居重職臣死而後已不敢奉詔適遇渾以疾告歸即日遂下其詔渾疾間因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渾與張延賞同列延賞怙權矜己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重位可久荅曰為吾謝張相公栁渾頭可斷舌不可禁也自是竟為延賞所擠尋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

陸贄貞元中為相時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于德宗朝廷無敢言其短長者贄獨身當之每于延

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財賦德宗以為排擯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曰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内遽衒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千萬貫請貯别庫以為羡餘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盈餘之財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虚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

就功以斂家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于幽囚聚詛連聲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廵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詰而言之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罵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傷心于上歛怨于人欺天陷君遠近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大府攸職凡是大府出納皆禀度支文符大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絶奸欺其出納

之數則每旬申聞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多少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詆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閲使置簿書乃于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匹叚雜貨又百萬有餘皆是文賬脱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旨並宜所奏施行大府卿韋少華抗疏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

奏皆在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奸詐兩司既有論執理須詳辨是非陛下縱有罔欺不加案問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罔上無畏視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家府庫出納有常延齡險猾售奸詭譎求媚遂于左藏之内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别貯羸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資之于人人有餘則輸之于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羸餘須别收貯是必巧詐以變化官物

暴法以刻剥私財捨此二途其將安取陛下方在崇信不加檢裁姑務保持曽無詰責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畏奸威既沮于四方險態復行于内府縣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夫理天下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

而患不安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豐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富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人為天子取怨于下也且陛下初膺寳歷志剪羣兇師旅繁興徵求寖廣榷筭侵剥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咨怨白晝犯闕都邑甿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宫殿雖蚩蚩之性

靡所不為然亦繇德澤未洽于人而暴令驅之以至于是也于時内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凶渠以餌貪卒此則陛下躬覩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回圍逼一壘之内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覘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覔不致竟閔然而遣之又嘗宫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為急不忍重煩于人乃剥親王飾帯之金賣以給值是時行

從將吏赴難師徒倉皇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蒸饑凍内攻矢石外廹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飈冐霜霰踰四旬而衆無携貳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也唯不厚其身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人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路稍通賦税漸臻貢獻繼至

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别置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維新之望頗携死義之心于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誠然乎旋屬盜賊内訌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于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為資以畜義為富人茍歸附何患蔑資義茍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内府方為已有哉故藏于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于境内者諸侯之富也藏于囷倉篋櫝者農夫商

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弃德守農商之鄙業也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狥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感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

意釋憾廻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立不傾
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立可大可久之休業懲前事
狥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險邪復行寇暴
事之追悔豈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隨其奸
計以爲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
大謬所宜慎思夫人主旨明繫于所任臯陶稷契之道
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棸之嬖行而周厲嬰顛
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患不及于邦家者

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罪于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于蠱而歸咎于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伏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宸衷以延齡之言多順聖意若以罪置辟則似為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于改過勿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今布旨順默浸以成風奬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沮抑誰當貢誠或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証只如延齡凶妄流布

褁區上自公卿近臣下迨輿臺賤品宣談論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偽臣以畢鄙位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覬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出退獲知幾之名黨奸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懽情下餌讒口良以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以誠直綢繆帷扆一紀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況從陛下歷播遷

之䐣䑺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慮懼燬室而悲鳴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因事陳諫雖已頻煩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伸悃欵已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意懇故文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于陛下慮患之計甚周靡軀奉君所不敢避沽名衒直亦不忍為顧迴睿聰為國熟慮社稷是頼豈唯微臣書奏德宗不悅待延齡益厚

竇參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禮部侍郎令狐峘為衛

州司馬初李泌為相以偃為左庶子史館修撰至則與
同職孔述睿等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者讓不與爭泌
卒參惡其為人黜之
鄭珣瑜貞元末為相時李實以恩幸為京兆尹剝下以
進奉珣瑜乃責實狀以為留守錢皆有定額有餘即當
還度支進奉錢乃出何色使實上其對將罷黜之實有
恩故終不行及順帝初即位王叔文用事韋執誼因之
為相時珣瑜方與諸宰相會食于中書故事丞相方食

百寮無敢通見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廵慚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公亦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等心知不可畏懼叔文執誼不敢出言珣瑜獨嘆曰吾豈可復處此乎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裴度元和末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五坊

使楊朝汶以賈人久負息利錢取其私簿記逐逮捕故東川節度盧坦男今償之後知乃盧羣筆記諫官上疏陳其暴蠹之狀度與崔羣因對又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等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進曰用兵小事也五坊使追捕平人大事也今兵事不理祇憂山東五坊使橫暴恐亂輦轂帝不悅及對罷帝乃大悟召五坊使數之曰嚮者爲爾使吾羞見宰臣遂殺之即日原免坐繫者時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與鹽鐵使程异同日

平章事鎛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斂媚上刻削希恩詔書既下物情駭異至于賈販無識亦相譏誚度與崔羣以物議上聞憲宗怒而不聽度上疏乞罷知政事論之曰臣昨于延英陳乞伏奉聖旨未遂愚衷切以明王聖帝致理興化雖繇元首亦在股肱所以述堯舜之道則言稷契臯夔紀太宗玄宗之德則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輔弼而能獨理令天下異于十年已前方馭駕文武廓清冦亂建昇平之業十已得八九然

華夏安否係于朝廷輕重在于宰相如臣駑鈍夙夜戰兢常以為上有聖君下無賢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勞聖心所以平賦安人費力如此實繇臣輩不稱所職方期陛下博採物議旁求人望致之於輔弼責之以化成而乃忽取微人列于重地始則殿庭班列相與驚駭旋則街衢市肆相與笑呼伏計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何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陛高則堂高陛卑則堂卑臣失人則天子不得高矣宰臣失人則天子不得尊矣

伏以陛下叡哲文明惟天所授凡所閲視洞達無遺所以比來選任宰相縱道不周物才不濟時公望所歸皆有可取况皇甫鎛自掌財賦唯事割剥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自京兆西城鎮及百司并遠近州府應是仰給度支之處無不苦口切齒願食其肉猶頼臣等每加勤誡或為奏論事事之中抑令通濟比者淮西諸軍糧料所破五濟錢其實只與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諭處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但能前行

必有優賞以此約定然後切勒供軍官且支九月一日
兩成已上錢但各努力方將小安不然必有潰散今舊
兵悉向淄青討伐忽聞此人入相則必相與驚憂以為
更有前時之事則無告訴之處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
多所以罷兵之後經費錢一千三十萬貫此事猶可直
以性情狡詐言不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唯能上惑
聖聽足見姦邪之極程异雖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處
之煩劇或亦得力但昇之相位使在公卿之上實亦非

宜如皇甫鎛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為股肱列在台鼎交怨不可伏惟圖之倘陛下納臣懇款速賜移易以副天下之望則天下幸甚伏聞李修疾病亦求入來如浙西觀察使日與亦得臣知言一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甘心獲戾令者臣若不退天下之人謂臣不識廉耻臣若不言天下之人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未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體臣自無措陛下今日事勢何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程權束

身赴闕韓弘與疾討賊此豈京師氣力能制其命秖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今既繼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使億萬之衆離心四方諸侯解體凡百君子皆欲慟哭況陛下任臣之意豈比常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衆士所以昧死重封以聞如不足觀臣當引領受責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陛下實有所傷不勝憤懣惶恐之至時憲宗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娛樂池亭館宇稍增崇飾而异鎛探知帝旨數

貢羨餘以備經搆故帝獨排物議相之見裴度疏以為朋黨竟不省覽長慶中除淮南節度使平章事如故度將赴鎮昭義奏軍亂欲殺監軍劉承偕劉悟救免穆宗臨軒以問度度曰臣外藩也名帶宰相不可與聞政事帝曰第言之宰相豈有中外耶對曰承偕怙寵亂軍臣實知之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獨斬承偕可也帝曰我何愛焉太后以為已子今因拘而太后不之知也更言其次度曰遠竄之竟如度計昭義遂安繇是復拜司空

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李絳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辟善逢迎君
意絳鯁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大不同時議以吉甫通
于吐突承璀故絳尤惡之憲宗察絳忠直自立故絳論
奏多所允從元和七年五月憲宗謂宰臣曰比者見卿
累言吴越去歲水旱昨有御史推轂至自江淮乃言不
至為災人非甚困不知竟有此否絳對曰臣昨見浙西
浙東及淮南奏狀並云本道水旱稻麥不登至有百姓

逐熟多去鄉井各請設法招携意懼朝廷罪責茍非事實豈敢上陳況天災流行年歲代有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輩選擇非必能賢奏報之間或容希媚此正當姦佞之臣近有兩軍御史至淮南推鞫令理當詰遂不知言者主名伏望明示典法況推誠之道君人大本任大臣以事不可以小臣之言間之帝曰卿言是也朝廷大體以恤人為本茍一方不稔當即日賑救濟其饑寒不可疑之也何者不思而有

此問朕之言過矣絳等稽首陳賀於是命自今凡有被
譏謹之境速蠲其賦
裴垍為相諫官言時政得失舊事操權者多不悅其舉
職垍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
及參謝之際垍廷詰之曰獨孤與李補闕孜孜獻納
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
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恧而退楊於陵為嶺南節度
使與監軍許遂振不和遂振誣奏於陵憲宗令追與慢

官𤦺曰以遂振故罪一藩臣不可請授吏部侍郎

權德輿與李藩同在相位時河南節度使王鍔來朝貴

幸多譽鍔者憲宗特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

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相者蓋

有大忠大勲大歴以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

王鍔無大忠勲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帝

從之

鄭餘慶為相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内官典

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為光琦異同者令涣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呼為滑八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寮集議涣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其後涣贓汚發賜死憲宗寢聞餘慶叱涣事甚重之乃改為國子祭酒

武元衡以元和八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時宰相李吉甫李絳互以事理曲直于憲宗前元衡居中無所適附

帝稱為長者

崔羣以元和十二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屬皇甫鎛陰結權幸以求宰相羣累上疏因奏對面論鎛奸邪遂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羣對曰安危在出令存亡係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係非小詞

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

韋貫之元和中為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為先故門無雜賔有張宿者利口得幸於憲宗擢為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為請章服貫之曰小人以他門䕶進吾輩未能排抑豈可假其恩寵耶所議遂寢宿深銜之卒為所搆誣以朋黨罷為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為湖南觀察使

蕭俛穆宗時以清直居相位嘗有詔令撰王承宗先父

事具碑文俛上言以承宗當元和時不盡臣節臣實不忍溢言其美又撰述後例有貺遺若臣公然阻絕違陛下撫納之宜受此貨財非微臣平生之志竟不受詔時人益服其清節會王播以交通權幸自西州入求大用俛於帝前論事以鯁言不勝免俛家代有忠節祖父國初宋國公瑀肅宗徐國公華德宗門下侍郎平章事復悉以剛鯁不附邪倖載名國史至俛之入相正當澆末囂競之俗可謂冠彼當時媲美于前代名臣矣

韋處厚文宗初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和

元年十月丙申勅池州司馬勒留堂頭湯銖宜赴任銖為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内狀出即召銖至延英門付之然後送知印宰相緣此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初入相即惡之戲謂之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不去之必為禍至是以事逐之半裝乃俚言也滑渙者永貞末居銖之職得罪

鄭覃與李石同在相位太和九年京師之亂既平内官或以南司不利于中貴憾于相廷者覃石謂之曰京師之亂

始自訓注訓注之起始自何人內官莫能對人情稍賴以安

陳夷行為工部侍郎平章事開成四年閏正月文宗內

殿議政楊嗣復曰前嘉州刺史王正蓍緣是李晟外孫

與上佐以其孝行不全今欲貶夷行曰正蓍之事假使

李晟有之身不可免

魏謩以宣宗大中十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謩儀容魁

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惟

謩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名公子孫

我心更重之然竟以語辭太剛為令狐綯所忌罷之
帛昭度昭宗朝為宰相初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書
令昭度力止曰太宗文皇帝以此官總政而登大位後
郭子儀以累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瑜安可
輕授因請加尚父乾寧二年為行瑜所憾被誅時人寃
之
孔緯為相家尚節義挺然不屈雖權勢薰灼未嘗假以
思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横不朞年領浙

西節度使俄加平章事謝日臺吏申中書稱天武相公衙謝准例班見百寮綿判曰不用立班順節麄暴小人不閑朝法咸飾趨中書既見無班心甚怏怏他日因會順節微言之綿曰必知公慊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廷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而於政事廳受百寮見意自安乎若須此儀俟去都頭二字可也順節不敢復言秉禮不廻多此類也時楊復恭為樞密使尤恃權勢綿為南郊大禮使

昭宗將升壇復恭具禮服冠劍以從綿矯宣遽命挾去
覩者股慄復恭竟不能傾之御史臺嘗欲移門屋以狀
白中書綿批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播遷之後朱
全忠併作數鎮兵刃强盛秉朝廷多故欲表請判鹽鐵
事詔下宰臣議之綿力爭不從謂其邸吏曰朱公若取
鹽鐵印非興兵不可全忠尋止
後唐李愚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末秦王恣横權要
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剛介往往形

于言

任圜為平章事初豆盧革韋說得罪執政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圜欲相李琪而鄭珏素與琪不恊孔循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執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恊對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恊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没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為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内更益笑端

安重誨為樞密使明宗天成四年二月車駕在汴帝謂重誨曰外邊人聞朕歸京雖去者如市兼令差船載官人及隨行諸物極是重滯重誨曰收復定州大駕歸闕人情胥悅競赴京師乃知海内無事却是官人漸多並前歳已增兵半帝微有愧色

漢楊邠隱帝初以輔立功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樞密院直學士刑部侍郎王度為考功郎中近例直樞院自正郎為給諫王度憸巧瀆貨邠頗惡之

故改轉未離郎署

蘇逢吉爲司空平章事周太祖之鎮鄴也逢吉奏請落樞密使隱帝曰有前例否逢吉奏曰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史弘肇曰兼樞密所冀諸軍禀畏竟從弘肇之議弘肇怨逢吉之異已逢吉曰此國家之事也且以内制外則順以外制内豈得便耶事雖不從物議多之

冊府元龜卷三百一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三百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褒寵

夫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而輔相之位可謂重矣春秋傳曰名既不同禮亦異數故歷代而下推尊奬之命舉褒賞之典其于丞宰固殊於庶尹焉乃有經綸草昧參締構之業奮庸熙載佐洽平之治策勲則先于將帥著位

則冠乎王公至于爵品以顯之輿服以貴之金帛以富之几杖以尊之以至視病臨弔生榮死哀斯皆重鼎足承君之任厚股肱同體之義百世之達道為臣之嘉遇也

殷伊陟太戊時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曰帝其修德太戊從之祥桑枯死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

周周公相成王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唐叔虞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畝禾

也禾各生一壠而合為一穗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貢之收而作歸禾公攝異畝同穎為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為太師履赤舄故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履也几几行貌

漢蕭何為丞相漢王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帝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食邑八千户列侯受封已畢奏位次皆曰曹參功多宜第一帝心欲何第一謁

者鄂秋曰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帝曰善於是令蕭何帶劍上殿入朝不趨陳豨反帝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帝已聞誅信使使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丞相衛陳崇曰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户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陳平呂后時為左丞相後與太尉周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帝以平為左丞相賜金千斤益封三千

户

周勃吕后時為大尉與丞相陳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吕立文帝以勃為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户

衛綰為丞相景帝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

公孫弘武帝時為丞相上書乞骸骨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禍右武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也未有易此者也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

為治者君宜知之惟思也知謂知治道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嘗在朕躬朕嘗思此不息于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乃上書歸疾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章明也今事少閒閒言有空隙也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張湯為御史大夫嘗病武帝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

田千秋為丞相年老武帝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

中故因號曰車丞相昭帝時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
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宣帝即位之明年下詔曰夫褒
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
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
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
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
第一區地節二年春疾篤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薨

帝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幕府冢上典為冢者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綴以黄金為縷腰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甲下至足亦綴以黄金縷梓宮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為天子制故亦稱梓宮便房黄腸題湊各一具便房藏中便坐也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腸木題皆内向故曰題湊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尺内梓宮次楩槨柏黄腸題湊又云便房小曲室也樅木外藏槨十五具在正藏外婢妾藏也或曰廚廐之屬也樅松葉柏身東園温明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大斂並蓋之東園

署名也屬少府其主作此器也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轀輬車按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輬車駕大廐白虎駟以轀車駕大廐白鹿駟為倅轀本安車也可以卧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翣故遂為喪車耳轀者密閉輬者旁開窓牖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總為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副也黄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塜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大將軍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建

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如蕭相國

張安世為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元康四年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云雕朱輪不巾不蓋菑矛戟幢麾轊弩介士謂甲士也菑插也轊皮箙盛弩也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塋塚地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

匡衡為丞相成帝即位上書乞骸骨帝報曰君其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食牛衡起視事帝以

新即位褒優大臣也

翟方進為相九年卒成帝遣九卿册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張柱檻皆素衣柱屋柱也檻軒前闌板也皆以白采衣之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于他相故事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斂具贈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焉

何武為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七百户汜鄉在瑯琊不其為後改食博望鄉故此指言在瑯瑯不其也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犨之博望鄉為汜鄉侯增邑千户

孔光平帝時為太師太后稱制王莽專權光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導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耇老言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靈壽木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并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似竹須削治也黄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食具有十七種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光薨王莽

白大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秘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轀輬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哭而過乃止）將作穿復土令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

後漢卓茂光武初即位徵為太師薨賜棺椁塜地車駕

素服親臨送葬

伏湛為大司徒策免建武六年徙封不其侯就國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宜居輔弼十三年夏徵勑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宴見中暑病卒賜秘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

侯霸建武五年為大司徒十三年薨帝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潔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

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諡覇則鄉哀侯食邑三千六百户

祭茂建武二十年為大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年薨于位賜東園梓樗賻贈甚厚

杜林建武二十二年為大司空明年薨帝親臨喪送葬

馮勤為大司徒中元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陵寢還勤宴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光武悼惜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秘器賵贈有加

鄧禹為大司徒明帝即位以屬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

鮑昱永平十五年為司徒賜錢物什器帷帳

趙憙為衛尉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明帝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章帝即位進為太傅録尚書事建初五年憙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

年融章帝即位為大尉與趙熹參録尚書事建初四年薨帝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勑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賵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

鄭弘章帝元和初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繇此以為故事

丁鴻和帝時為太尉薨賜贈有加常禮

張禹為太傅録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舍宫中給帷帳牀褥太后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絶席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黄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

徐防為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録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褒寵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户

張酺為司徒薨安帝縞素臨弔賜冢塋䚍贈恩寵異於他相

陳蕃為太傅靈帝即位竇太后優詔蕃曰盖襃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嘆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忠孝之義德冠本朝謇諤之操華首彌固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户

楊賜為司空薨靈帝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策曰故司空臨晉侯楊賜華岳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遂階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

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弭難乂寧雖受茅土未答厥勲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勑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公卿以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

胡廣為太傅録尚書事薨靈帝熹平元年使五官中郎

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諡者護
喪事賜冢塋于原陵拜家一人為郎中靈帝思感舊德
乃圖畫廣及太尉黄瓊于省内詔議郎蔡邕為其頌
魏華歆為司徒文帝詔曰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陰陽
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
衣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又賜婢奴五十人
鍾繇為太尉明帝即位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
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

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太和四年薨賜服臨弔

曹真為大將軍大司馬朝雒陽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趍

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病還雒陽明帝自幸其第省疾

曹爽為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齊

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户賜劒履上

殿入朝不趍贊拜不名

蜀諸葛亮為丞相卒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

受遺託孤佐輔朕躬繼絶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

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八荒將建殊功于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刋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兹寵榮嗚呼哀哉又詔為亮立廟於沔陽

吳顧雍為丞相及卒大帝素服臨弔

晉王祥為太保祥以年老累乞遜位武帝不許御史中

丞侯史光以祥久病闕朝會禮拜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聽以睢陵公就第賜几杖不朝大事皆咨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疋床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為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為給事中常侍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居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薨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錢三十萬布帛百疋

裴秀為司空薨武帝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勲業弘茂方將宣猷敷制為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

石苞為大司馬薨武帝發哀于朝堂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大車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

門外策謚曰武咸寧初詔與裴秀等並為王功列於銘

饗

陳騫為大司馬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衮冕之服詔曰騫元勲舊徳統馭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令聽留京城以前大理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軍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厨田十頃厨園五十畝厨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又給乘

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事謇屢稱疾辭位詔曰謇履德論道朕所咨詢方賴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常侍諭意謇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勳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謇有病聽乘輿上殿及薨加以衮斂贈太傅謚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

賈充為太尉太康三年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床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及薨帝為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綟綬御劍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輅鑾輅輼輬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武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十頃與石苞等為王公配享廟庭

荀顗為太尉薨武帝為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太子太傅臨淮公顗清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外内茂績既崇訓傅東宫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始有卒者已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没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衛瓘為司空領太子少傅武帝詔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

何曾進位太傅老年屢乞遜位武帝詔曰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頼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不可久勞耆艾其進太宰侍中公如故朝會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疋八尺牀帳簟褥百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

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勑以嘗所飲食服物自隨

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

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

李裔為司徒薨武帝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皇太子

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

石鑒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

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鑒

武帝有詔令會遂以為常

山濤為司徒薨武帝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疋以供喪事策贈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疋

傅祗懷帝時為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舞蹈

王導明帝時為司徒王敦舉兵内向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楊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户賜絹九千疋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劒履上殿入朝不趍贊

拜不名導固讓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帝及薨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三事贈禭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轀輬車黄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虎賁班劒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册曰盖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荅懋勲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于是乎在惟公邁達冲虚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僞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筭獨運昔我中宗肅

祖之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左恭已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改心化之所鼓檮杌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彞倫之紀遠隴承風冊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負荷顧命保朕沖人遭遇艱圯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踰茲懷今遣使持節謁

者僕射任贍賜謚曰文獻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兹榮

寵

陸玩為司空薨給兵千人守冢七千家孝武帝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勲先陪陵而葬繇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為衛

王彪之為尚書令掌朝政以年老上疏乞骸骨孝武詔不許加光禄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黄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及卒即以光禄為贈

桓温為大司馬薨皇太后與孝武臨于朝堂三日詔賜九命兖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秘器錢二百萬布二千疋蠟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将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鑾輅黄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優册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户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疋布十萬疋追贈丞相

謝安輔政領楊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孝武始

親萬幾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録尚書事固讓軍號後
出鎮新城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馬及薨帝三日哭
臨于朝堂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
疋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
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温故事又以平苻堅勲封
廬陵郡公
宋徐羨之為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陽尹高祖即位以
佐命之功詔遷尚書令楊州刺史進位司空録尚書事

帝不豫加班劍三十人與中書令傅亮等同受顧命
傅亮為僕射與徐羡之等並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
王弘永初中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羡之等謀廢
立召之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號車騎大將
軍開府江州刺史如故徐羡之等徵為侍中徒録尚書
加班劍三十人帝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住中
書省下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九年薨贈
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侍中

錄尚書楊州刺史如故謚曰文昭公配食廟庭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熾禍實繁有徒爰初遵養暨于明罰外虞內慮實惟艱難故太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華故左光祿大夫曇首抱義懷忠乃情同至籌謀廟堂竭盡智力經綸夷險簡自朕心國耻既雪允膺茅土而並執謙挹志不可踰故用佇朝典將有後命盛業不究相繼殞落永懷傷嘆痛恨無已弘可增封千户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邑各千户護軍將軍建昌公彦之深誠密謨比

蹤齊望其復先食邑以酬忠勲又詔開王太保家便已匱之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深悽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

南齊王儉為侍中尚書令武帝永明初進號衛將軍六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咨事帝以往來頻數詔儉還尚書下省疾甚世祖親臨視及薨吏部尚書王晏啟及儉喪帝答曰王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為異世

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
不能自勝痛矣奈何往矣奈何詔衛将軍文武及臺所
兵仗可悉停待葬又詔曰慎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紀
勲峻膺常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
軍将軍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宇淵深
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望斯屬草昧皇基協
隆鼎祚宏謨盛烈載銘彞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圖
令範造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

嘗方正位論道允釐衮職弼茲景化以贊隆平天不憖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可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

褚淵初為尚書令侍中給班劍二十人後改中書監給鼓吹一部後為司徒録尚書事增班劍為三十人五日一朝淵疾帝遣侍中王晏黄門郎王秀之問疾及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詔曰司徒奄至薨逝痛怛慟懷比雖尩瘵便力出臨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蠟二百斤又詔曰夫褒德所以紀民慎終所以歸厚前王盛典咸必由之故侍中司徒録尚書事新除司空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履道秉哲鑒識弘曠爰初弱齡清風夙舉登庸應務具瞻允集孝友著于家邦忠貞彰于亮采佐命先朝經綸王化契闊屯夷綢繆始終揔録機衡四門惟穆諒以同規往古式範來今謙光彌遠屢陳降挹權從高旨用虧大猷將登上列永翼聲教天不慭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其

贈公太宰侍中録尚書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為六十人葬送之禮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徐孝嗣為左僕射散騎常侍明帝即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以定策勲進爵為公贈封二千户給班劔三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

梁謝朏為中書監司徒衛將軍薨於府時年六十六高祖出臨哭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

百疋蠟百斤贈侍中司徒

王亮為中書監卒高祖詔贈錢三萬布五十疋

王瑩為中書令給鼓吹一部瑩性清慎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

王僧辨自元帝初為侍中尚書令及帝即位以功進授鎮軍將軍司徒加班劒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户

陳徐度為司空薨贈太尉給班劒二十人宣帝大建四

年配享高祖廟庭

後魏奚斤明元時爲左丞相蠕蠕犯塞斤等追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命斤出入乘軺軒備威儀導從

穆觀明元時統攝朝政泰常八年暴疾薨於苑帝親臨其喪悲慟左右賜以通身隱起金飾棺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

盧魯元爲太保録尚書事每有平殄輙以功賞賜僮隷前後數百人布帛以萬計太武臨幸其第不出旬日

欲其居近易於往來乃賜甲第於宫門南衣食車馬皆乗輿之副真君三年冬車駕幸隂山魯元以病不從侍臣問疾送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帝甚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宫西宫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鍾鼓伎樂輿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城王故事而賻送有加贈襄城王葬於崞山爲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

尉眷文成時與太宰常英等評尚書事帝以眷元老賜

杖履上殿

劉尼為振威將軍與源賀等共立文成封東安王高宗末遷司徒獻文即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彌加尊重賜別户三千

苟頽孝文時為司空公封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杖於朝又詔曰頽為台鼎論道是寄歷奉四朝庸績彌遠宜加崇異以彰厥功自兹已後可永受復除

尉元為司徒以年老致仕元疾篤孝文親幸省疾太和

十七年八月元甍詔曰元至行寛純仁風美富内秉越羣之武外挺温懿之容自少暨長勲勤備至歴奉五朝美隆四葉南耀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効魯宋懷仁中鉉載德所謂忘身備於本末行道著於終始勲書玉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損既彰遂逦流詠陟兹父事儀我萬方謂極眉壽彌贊大業天不遺老奄爾甍逝念功惟善惻怛于懷但戎事致奪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綵物二千疋温明秘器朝服一襲並

為營造墳域塟以殊禮

馮熙為太尉太和十九年三月戊子薨四月辛丑孝文為熙舉哀於行在所

陳建為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孝文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物於後庭

穆亮自宣武即位為尚書令俄轉司空公景明三年薨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四十萬布二百疋蠟二百斤世宗親臨小斂贈太尉公領司州牧

崔光孝明時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三年詔步挽至東西上閤光年耄多務病疾稍增而自強不已嘗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孝明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為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為齊州刺史及薨孝明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疋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勑加後部鼓吹

班劒依太保廣陽王故事孝明祖喪建春門外望轜哀感儒者榮之

冊府元龜卷三百十八